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# 江南早春

王紀金

東風還帶著三分料峭，無數生命探出頭來，打了一個冬天的腹稿，它們做好計劃，要從從容容地刷新人間。

江南早春不肯濃妝，只描一層淡淡的水墨。江南早春不是姍紫嫣紅的長調，是一首溫婉精美的小令。季節懂得循序漸進，早春只是鋪墊，是伏筆，是產品大賣前的市場調研，是繁華盛放前的悄悄醞釀。

河邊的柳，先怯生生地沁出一層鵝黃；田埂上的草，遠看是一抹抹極嫩的青，近了卻又幾乎尋不見，只在泥土的縫隙裡藏著星星點點的綠。

雨是牛毛般的，不疾不徐，飄在瓦上，潤了小徑，潤了原野，大地變得彈性十足。炊煙被雨水拖慢了腳步，緩緩地升起，與薄薄水霧纏在一起，朦朧了屋舍，溫柔了遠山。

江南早春，沒有繁複的鋪陳，沒有濃烈的色彩，就像一首簡短的小令，沒有賦，但可以比，可以興，它派出幾個信使，給陽春探路，給陽春打底子。油菜花開了，小片小片地開，似乎知道現在金價好，於是日夜冶煉黃金。這姿態，讓迎春花羨慕不已。迎春花立在籬條上，努力地打開自己，讓生命充分地舒展。紅梅、山茶銜接冬天與春天，春節銜接立春與雨水，江南早春裡，處處漾著喜慶。紅梅是一點點星火，紅山茶是一支支火炬，一同將日子照得紅紅火火。

白玉蘭很美，開放起來很有層次，有的全開，有的半開，有的零星地開，每天去看都不一樣。早開的花朵，噴吐軟軟的清香，陽光似乎也被熏醉，躺在花上不捨離開。而枝條上的芽兒，著急得有些上火，像少女的青春痘，太陽輕輕一擠，它就跳出一朵朵花。

江南早春是一首小令，不張揚，不喧嘩，卻有清幽幽的香漫出來。它用最簡潔的筆墨，寫盡溫暖與嫺靜，韻味縈繞心頭，久久不散。

### 文藝副刊



## 海韻

## 一樹榆錢半盞春

李珂涵

村頭那棵老榆樹，年年三月，總要鬧出些動靜來。

一冬的光禿禿，看慣了也不覺得什麼。忽然有一天，枝梢上爆出些嫩綠的小圓片，密匝匝地攢成一串串，新綠發亮，村裡人抬頭看一眼，心裡就踏實了，榆樹都綠了，這春，算是坐實了。

榆樹是很尋常的樹。牆角、溝邊、道旁，隨處扎根，沒人特意澆灌，它也長得自在。皮實，耐瘠，不挑地方，瘦土裡也能伸枝展葉，一副與世無爭的脾氣。可一到春天，它又成了稀罕物。那榆錢，圓圓的，邊緣帶著淺淺的缺口，活脫脫是古時的麻錢模樣。

一簇簇、一串串綴在枝頭，嫩生生的綠，彷彿一掐就能出水。春風過處，滿樹綠錢搖曳，連人心也跟著軟了。

我小時候，最盼榆樹發芽。別的樹還在慢吞吞地醞釀，榆樹卻性急，春風剛有個信兒，光禿禿的枝頭便爆出密密的芽苞來。

不消幾日，芽苞齊齊舒展，化成一串串沉甸甸的榆錢，掛在枝上，壓得枝條都彎了。這景象，比什麼杏花桃花都讓人心裡歡喜，那是有吃食的歡喜。

我們村裡孩子，哪個不是爬樹的好手？瞅準一棵老榆樹，三兩下便躡上去，騎在樹杈上，先掙一把塞進嘴裡。那榆錢剛從枝上摘下，帶著清露，滑滑的，黏黏的，有股子清甜。嚼著嚼著，倒像把春天也嚼出汁水來了。

## 期待一場雪

姚宗亮

冬日的風，像一封未拆開的信，在窗櫺上輕輕摩挲。我站在窗前，看遠處建築物的輪廓漸漸模糊，卻始終不見記憶中那抹純淨的白色。風掠過樹梢，沙沙的聲響裡，藏著冬日的私語，彷彿再說：「別急，雪正在來的路上，為世界披上素靜的紗衣。」

在我兒時的記憶中，每年入冬時節，大片的雪花便如約而至。下雪的前一個傍晚，凜冽的北風刮個不停，灰色的天空濃雲密布，小院裏樹枯枝上的鳥聲不絕于耳。奶奶對我喃喃說道：「這天可是要下雪了」。聽了奶奶的話，我環顧四周，發現小院堆放的柴草裸露在寒風中，我便抱起一團乾柴放到廚房的灶膛旁，而後，我找了塊塑料布將剩餘的柴草覆蓋，並用磚塊迅速壓好。一切準備就緒，等待一場雪的降臨。

次日清晨，我從睡夢裡醒來，推開房門一看，院子裡積滿了白茫茫的雪，明亮得晃眼。

我莫名地興奮著，迅速往雪地裡跑去，一腳踩下去便沒過了膝蓋。我站在小院裡舉目望遠，但見棗樹的枯枝已被大雪壓成了一張張彎弓。室外那種寒冷與青

新，不禁讓我打了個寒顫。潔白的世界裡不只是雪花，還有我心裡那種清純潔淨的感受。

故鄉的雪天，是我們農村孩子的快樂天堂。

雪後，我會喊上村裡的小夥伴，穿著厚厚的棉衣，歡呼雀躍著跑向村西的打麥場。踏著腳下的積雪，發出一串串咯吱的聲音，猶如漫步于冰雪王國。我們在雪地裡跳躍著、狂歡著、打雪仗、堆雪人、築雪房子。即使小手凍得通紅，也不覺得寒冷。

雪落故鄉，阡陌蒼蒼，雪野茫茫。這是大自然的奇觀，是上天賜予大地的珍寶。最為激動的還是鄰居二大爺。他嘴上叨著一隻長煙袋，煙火中映照著他蒼老的臉膛，喜悅之情堆滿了眉梢。他情不自禁地說道：「又是一個好年景，瑞雪兆豐年啊！」二大爺沒什麼文化，卻讓我覺得是一句優美的詩！有句農諺說得好，「冬天麥蓋三層被，來年枕著饅頭睡。」那些綠色的麥苗，被雪花層層覆蓋著，將自己的身軀藏於「雪被」之下，它們在溫暖的襁褓裡做著幸福的夢。麥苗在雪被下恢復體力，積蓄起蛰伏的力量，盡情地演繹著春天的序曲。

冬天的雪，是歲月的詩行。從《詩經》中的「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，到《唐詩》裡的「千樹萬樹梨花開」，潔

白的雪花在詩詞中紛飛了千年。它時而悄無聲息地飛進庭院，引發詩人「柴門聞犬吠，風雪夜歸人」的驚喜；時而飛舞在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」的河畔，與身穿蓑笠的老翁一同垂釣。欣賞唐代詩人白居易的「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？」窗外已是大雪飄零，詩人已備好紅泥火爐，新釀的米酒香氣撲鼻，向好友發出盛情邀請，這何嘗不是生活的詩意。

我感受雪的高潔素雅，它不慕浮華，不求奢望，不擇高低貴賤，不擇肥沃貧瘠，在荒僻的山區，在無際的原野，無聲地滋潤著春天。

我深深懂得一個道理，真正的溫暖體驗在最寒冷的冬天。每一朵飄舞的雪花，總是以特有的方式，向世間傳遞著孕育生命的溫暖！

後來，我離開了生養我的村莊。這些年裡，冬天的雪似乎越來越小、越來越少。孩提時有關大雪的記憶也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慢慢淡薄。我能夠想像得到，伴隨全球氣候與環境的變化，冬天也變得有點「紳士」了。但我依然懷念那一片片漫天飄舞的雪花，思念故鄉那粉妝玉砌的冬季，憧憬著冬日雪花詩意的浪漫。

今又寒冬臘月，我期待著、盼望著這個冬天的第一場雪。在一個清晨，我打開窗戶，仰望室外那個雪花飛舞、銀裝素裹的世界……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必月負責。

#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必月

627期

## 放下手機

毛國聰，成都人，作家。已出版詩集《流浪歸來》、長篇小說《生命之門》《鏡子背後的女人》《九十九個方子》、思想隨筆集《與上帝對話》、散文詩集《行走的感覺》、散文集《時間開的花》等。

自從用上了智能手機，我的生活一下子充實起來，從早到晚沒有一丁點兒空白，哪怕在睡夢中。手機讓我無所不知。每時每刻發生的國際國內大事小事，我想瞭解就能立馬知道。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大明星，求我瞞他們一眼，也得看看我的心情。我不再把秀才放在眼裡。跟手機相比，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無非是個「兩腳書櫃」，超強大腦簡直就是笑話，雄偉壯觀的圖書館只是擺設。過去失眠，我總是倚夜輾轉反側。當枕邊有個智能手機後，我再也不怕失眠了。失眠時我就靠在床上戳手機、死躺著聽音頻，不僅學了知識、瞭解了世界動態，還制伏了

失眠，一舉多得。拿著手機上廁所，無論蹲多久，都不會感到無聊，而且聞不到一縷臭味。我覺得自己已至人生巔峰，完全可以捧著手機躺平，甚至擺爛。有了手機，何須他求？！

原以為只有我喜歡手機、離不開手機，後來才發現，到處都是手機控，不喜歡手機的、離得開手機的人幾乎沒有。我還發現，最有素質、禮貌和教養的人，是在飯桌上、與人相處時不要手機的人。我相信，世界屬於能掌控手機、沒時間玩手機的人。

有一次，我請阿宓陪我參加一個聚會，之前，無論我怎麼威逼利誘，她就是不答應。無可奈何之下，我急中生智，順手拿了她的手機就出門了。她發現之後立馬追了出來，乖乖地跟我參加了聚會。我覺得，如果要給「三十六計」再加一計，最好的一計非「沒收手機」莫屬。要制服誰，沒有比「沒收手機」更管用，既簡單又方便。手機在，人就在。手機不在，人就不在。找人就是找手機，找到手機就找到了人。現代人啥都可以沒有，就是不能沒有手機。

有一次乘公共車回家，沒座位，只好站著，在搖搖晃晃的公共車裡，我緊緊抓住扶手，不得不忍痛割愛，把手機揣在褲兜裡。可旁邊的一位小美女，左肩挎一個大包，右手提一個紙袋，左手拿手機一直盯著看，沒依靠任何東西卻紋絲不動。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我琢磨了好幾站，也不明白她是怎麼做到的。直到下了公共車，我才恍惚覺得，她拿著的不是手機，而是定海神針。

昨天乘地鐵，發現一個年輕人居然沒看手機，感到特別驚喜。可當我仔細瞧他時，才發現他是智障兒。我禁不住想申請一個發明專利：用手機來檢測是否智障。凡是不玩手機的，就是智障。這種辦法，既方便、又簡單、還節約。

第一次聽到馬斯克「手機在五年內會消失」的這個預言，就像聽說一個大好人將在五年內死掉一樣，我不是為這將死的大好人感到悲哀，而是覺得說這話的人非常可惡。有人跟我重複這預言時，我選擇了呵呵。我是個樂觀的傢伙。輕便的小靈通取代了笨重的大哥大，數字機取代了模擬機，智能機取代了數字機。有手機之前就沒有手機，沒有傳統手機之後，一定會有比傳統手機更好的腦機、眼機等等。手機消失就是為了比手機更好的東西的誕生。如此複述的人多了，我就瞎想，人都會死去，手機死去算得了什麼。日月星辰都會消失，何況手機？現在的這種手機消失了，未嘗不是好事。

寫這篇小文的靈感來自於我躺在沙發上刷手機時突然眼冒金星、差點暈倒，意外的是，終於讓自己暫時放下了手機。

今天，我一個人在家，睜開眼睛的第一個動作就是看手機，手機早就成了我最主要的信息源，它把我與這個世界前所未有地密聯在一起，除了睡覺，須臾不可分開，連早晨起床都需要它呼叫。我一整天陪著手機，躺在沙發上、坐在凳子上、蹲在馬桶上、站在客廳裡、行走在陽台上、一手拿手機一手拿筷子，縱橫古今中外，瀏覽天下人事，結果是眼花繚亂，眼珠子生疼得好像要滾出來，我從沙發上起身準備喝茶時，突然眼冒金星，差點栽倒在茶几上，我不得不掙扎著躺靠在沙發上，閉上眼睛。

迷上手機後，我經常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：身邊的人越來越少。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各樣的物體：手機、汽車、物件、虛擬的人、類的東西。雖然手機可以代替人，

但它畢竟不是人，而是一種機器。機器能複製聲音，卻無法復現心跳的節奏。能模擬語言，卻仿不出靈魂的震顫。它會沒電、黑屏、無信號。如果在人與機器之間作唯一選擇，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人，但是，卻無法放棄手機。誰都明白，我們最需要的是人，事實卻是，我們擁有的幾乎都是人的替代品。

我有幸生活在信息時代。每天處於波瀾壯闊的信息流中，情緒再難穩定，時時處於被撕裂的狀態，如果沒有定力，肯定會被手機（信息）控制、直至撕碎。難怪現在患心臟病的人越來越多，心臟病成了現代人的一大殺手。我發現，無論如何宅居，只要有手機，一切都是扯淡。沒有手機，哪裡都是閉關靜修。手機是現代超級病毒，不抑鬱、不精神病都難。世界越來越小，幾乎只有手機那麼大。手指戳一下，萬花筒般的世界就會瞬間出現。上一秒否定下一秒。一個人趕走另一個人。一件事覆蓋另一件事。上帝都難以預測跨一步會發生什麼。試圖儲存信息的結果只有一個：崩潰。

手機給我帶來方便的同時，也給我帶來了糾結。它幾乎使我唯它是有尊。只要有它，我就可拋棄整個世界。沒有它，我的世界就不存在。整天昏昏沉沉，煩惱、糾結，甚至憤怒。對世界、對人生、對生活、對人對事，我越來越糊塗，不知道該相信誰，不清楚是非對錯，無法作正確判斷。手機發送的海量信息是洪水猛獸，肆無忌憚地洗刷我、衝擊我、肆虐我，讓我不知所措、支離破碎、傷痕累累……刷手機，讓我有無所不知的錯覺，好像時時刻刻知曉天下事、學到新東西，其實一點兒用都沒有。海量信息充斥大腦，阻塞了吸收真正有益的東西。我本想做個不顧天下的閒雲野鶴，可手機堅決不同意，時時刻刻把天下所有的大事小事推送給我，逼我處理，使我無法袖手旁觀。哪怕我真是上帝，哪怕上帝授權給我，哪怕我有三頭六臂，哪怕我心狠手辣，面對信息海洋，我也不得不焦頭爛額，心力交瘁……放下手機，勢在必行。

想到馬斯克預言「手機將在五年內消失」，我就暗自竊喜。即使手機不會在五年內消失，我也決定放下手機，世界上還有許多比手機更值得攥著的東西。放下手機，其實就是放過自己。

